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山 水

冯 至



1997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山 水

冯 至

冀新登字 006 号

选题策划：王亚民 牛素琴

主 编：钟敬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王德宽 朱金顺 刘 勇

钱振纲 徐 健 郭志刚 蔡清富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山 水

冯 至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2.875 印张 45,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定价:4.10 元

ISBN 7-5434-2139-9/I·122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序

钟敬文

现代中国是处在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形期！从19世纪中叶起，由于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我国社会从末期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急剧了，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现象，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它揭开了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在上述这段时期里（1919—1949），中国思想、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等的剧变，也起了相应的重大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新文学活动就是这时期文化上大变化的一种有力表现。

小品散文是新文学中的一个门类。新的小品散文作品，随着新文学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而且曾经被当时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称为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门类。

首先，这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品集在数量上相当多，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数字可据，但大体估计，总有近五百种吧？问题还不仅仅在数量上。这个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家，由于各自家庭出身、个人资质以及教养、经历等的种种不同，使他们的作品，从主题、题材到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作品在思想、情趣上，有的激进，有的热烈，有的幽默，有的凄婉，有的闲适，……在风格上则有的刚健，有的剽悍，有的清新，有的浓艳，有的淡素，……这些各异的形态，真如百花园里的群芳，颜色有红、白、蓝、黄，形体有肥、瘦、重、单，香气有强、弱、浓、淡，……乍一接触，使人大有目迷五色，耳惑五声的感觉。

自然，这些纷繁不一的作品，从质量上看，有些是很卓越的，有些则比较一般；从反映时代的精神上看，彼此颇有强、弱、深、浅之分。但是，它们是同属一个时期的文化产物，不管彼此有怎样的距离，总不能不多少地带着同时代的社会色彩。何况既是成名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都应

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吧？这就使它们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乃至七十多年之后，还有一定存在价值的原因。

现在的多数读者，对于这些情思和风格各异的历史上的作品，也可以有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那些时代精品，除了领会它的思想、情趣之外，还可以深深品味它的艺术风格。对于那等次稍低的作品，在内容上可以了解作者的心态，艺术上也可以领略它们的某些长处（如果一点长处也没有，它就不应入选了）。总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心声，这些作品多少是值得一读的。

这只是就一般读者说的，至于对于那些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文化史家，它们的作用就不只于此了。他们既可以从这大量的作品中诊出那时代的脉搏，还可以对于某些作品进行专精的研究，以求得对当时某些作家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习尚等的理解。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下决心编纂、出版这套丛书（多数已经绝版多年，现在一般图书馆也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子的汇集），是一种真正有裨益于繁荣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好事！我想海内外人士及一般读者对此都应有同感吧。

1992. 6. 23 北师大

编辑例言

一、本丛书以选编小品散文集为主，兼及其它类别的散文集。计划选编著名作家和不同思想倾向、艺术流派作家的散文集百余种，力图为读者提供历史上不同情趣、多样风格的读物和研究资料。

二、依据本丛书的计划，酌情选编了有一定代表性又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为了使更多作家的作品入选，每个作家入选的散文集不超过二种。望读者以历史的眼光阅读、考察。

三、本丛书所收的散文集，原则上采用初版本，初版本难于找到的，选用了再版本。编者对原书的文字一般不做改动，仅对明显的错字做了校勘（校正文字用〔 〕标出）。有少数健在作家

的作品收入本丛书时，作家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四、为了保持所收集子的原貌，有个别散文集原附有诗歌、小说或译作，本丛书不做变动，照样收入。

五、本丛书一般是每集一册，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也有少数作家的两个集子合编为一册的。

责任编委:王德宽

责任编辑:李连保

特约编辑:李 方

封面设计:张子康

目 录

蒙古的歌	(1)
赤塔以西	(6)
赛纳河畔的无名少女 ..	(12)
两句诗	(18)
怀爱西卡卜	(21)
罗迦诺的乡村	(28)
在赣江上	(35)
一棵老树	(40)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46)
人的高歌	(52)
山村的墓碣	(60)
动物园	(64)
忆平乐	(72)
后记	(77)

蒙古的歌

“蒙古是一个野兽，是无愉快的。石头是野兽，河水是野兽，就是那蝴蝶也想来咬人。”在一篇苏联的短篇小说里这样写着，读起来像是一首歌，一首唯一的蒙古的歌，正如古时鲜卑民族所唱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幻想在陌生的地方盘桓着。小学时候读地理，总以为青海是一片青色的死海，而蒙古只有黄色的旷野的荒沙。后来又听先生讲到沙漠上的幻洲，那的确很有趣味，不可不遭逢一次，骑着马或是骆驼，缠头，身披黄色的，红色的袍，手持长杖，这种憧憬不知怎么又转移到尼罗河畔的金字塔了。只可惜，经验与年岁俱增，自己的世界反倒日见狭窄。抱定志愿说是要到南北冰洋去探险的

那样的童心，等到中学毕业时已经做梦都梦不起来了。正在那时，遇见一位会说蒙古话的朋友，引起我的好奇心，蒙古有什么故事传说之类的东西吗？他大约知道的也不多，说是有，但内容很简单。我自然不能满意他这抽象的回答，又问有诗歌没有，他只微微地笑了一笑，话题却说到蒙古人的生活上去。——自此以后，我脑里所萦回的，也无非是些眼前切身的事，而所谓戈壁上的蒙古人会不会对着天空的幻洲唱出歌来的问题，再也无心想起了。虽然班禅喇嘛曾来北京，同时中山先生正住协和医院，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南北池子的大街上对将来抱着无穷希望的青年和求班禅喇嘛摩顶祈福的蒙古人骤然同样地膨胀起来，但他们却泾渭分流，彼此从不曾互相注意过。后来又有某博士的蒙古旅行，也曾使我有一度的神往，但不过只是一度而已。

可是后来偶然在一个晚餐席上我却听见蒙古的歌了。那是在H埠，我在一本诗里写过的，阴沉的H埠。地近寒带，冬天的路上结着很厚的冰，许多不大熟识的人聚在一家饭店里；我当时好像患着怀乡病，溺在中间，并不曾沉入群的狂欢，只不缓不快地擘〔掰〕香蕉，喝酒，吃菜，在我低着头的面前时时涌现出一个圆圈里的境界。圆圈外笑语同筷子正在一样地纷乱着，忽然掉〔桌〕子一拍，含笑的主人立起来了：今晚不是容易的事，

大家会在一起。席上的客人有的来自贝加尔湖畔，有的鸭绿江的那边，还有富士山，就是我们本国的也不都是一省。明天说不定就人各一方。说到这里他举起酒杯，接续着说，请大家留个纪念在今晚的席上。

片时的静默。一个活泼的东洋人首先起立了，唱的据说是他的国歌。随后是广东戏，昆曲，还有伴着胡琴的皮簧，在你谦我让的中间，一个矮而胖的俄国人说话了，用纯熟的中国语：

“诸位！这里，关于俄国的歌，大家一定听得很少了，在街上，在公园，在咖啡店。我今晚要唱一首异乡的歌，愿得主人的允许。”

大家都很惊讶，是什么呢？

“蒙古歌。”

出乎意外，一片鼓掌的声音。

不过是新鲜罢了，意义也不懂，声音也很沉闷，比起《四郎探母》，《空城计》来，太不能使听众陶醉了。但都很注意地听，不过是新鲜罢了。

催眠歌似的，没有抑扬高下，使人如置身于黄土的路上，看不见山，看不见水，看不见树木，只有过了一程又一程的黄土。是的，在这歌里，霞都不会红，天也不会青，——是一个迟钝的人在叙说他迟钝的身世。歌中自然也有转折，无论望〔往〕哪边转也转不出它那昏黄的天地。

唱歌的人的态度却是严肃的。

这样的歌，在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境界里，似乎太不生色了。但如果是白日无光，冷风凄凄地吹着的下午，从一个孤孤单单的帐篷里发出来这个声音，也未必不相称吧。——什么事都是因缘，谁想得到呢，这沙漠里的一朵灰色的花，向来不大有人采摘的，也会有今日飘落在光明的电灯光下，洁白的棹〔桌〕布上面，而它的声浪吻着两旁陈列着的西方的雕像。

唱歌人的态度始终是很严肃的。

席散后，我却并没有放松这位唱蒙古歌的俄国人。我们在披外套的时候，我请求他，能够一起出去散一散步吗？他说可以，我们便从这热腾腾的屋里走出来了。我们到了清冷的夜的空气中，感谢的很呢，使我今天听见了这个奇怪的歌。他说并不奇怪，他的故乡是恰克图，同蒙古人作买卖的他的同乡们差不多都会唱这样的歌。

“但是，什么意义呢？”

“意义是很悲哀的，他们的马死了，他们在荒原里埋葬这匹马，围着死马哭泣：老人说，亲爱的儿子，你不等我你就死去了；壮年说，弟弟呀你再也不同我一起打猎了；小孩子叫声叔叔，几时才能驮我上库伦呢；最后来了一个妙龄的女子，她哭它像是哭她的爱人。

“就意义说，这是一首很好的哀歌呀，真想不到他们也有这样好的歌。但是声调怎么这样沉闷

呢？我只觉得蒙古是一个野兽，无愉快的。就是蝴蝶也想咬人呢。像你们的一位作家所说的一样。”

俄国人似乎是在笑我幼稚，他说：

“那不过是片面的观察罢了。什么地方没有好的歌呢。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少男少女的心呀。不过我们文明人总爱用感情来传染人，像一种病似的。至于那鲁钝而又朴质的蒙古人，他们把他们的爱情与悲哀害羞似地紧紧地抱着，从生抱到死，我们是不大容易了解，不大容易发现的。”

夜里非常冷，我们并不很和谐地在街上走着。他的话我也不愿意加以可否，一直走到江滨，两人都约而同地深深吸了一口气。

不久我就离开了H埠，那夜的俄国人，那夜的蒙古歌，似乎早已忘记，两年后的今日，偶然读到一篇讲蒙古故事的短文，不觉又萦绕心臆了。

1930年，写于北平。

赤塔以西

——一段通信

夜二时。

一片声音，是赤塔的车站。

赤塔，是一个宏壮的名字。虽说是译音，却使人觉得像是一座赤色的塔，高高地耸立在西伯利亚的原野，风的，雪的，夜的中间。我躺在床上，不能走下车去，瞻仰瞻仰这想象中的名城——至少在现代的历史上它也抵得住一个小的莫斯科了。

只能看见的是在西伯利亚难于看见的窗外辉煌的灯光。

只能听到的是在中国难于听到的，仿佛是在苏联所特有的声音：严肃，沉重，艰苦……

这样过了二十分钟，车开了。

天明醒来，窗外已经不是昨天。昨天由满洲里走入苏境，只有一望无边的荒草：没有田，没有人家，没有坟墓；沿着铁路几条电线在那儿冷冷清清地传布着人间热闹的消息，剩下的只是走不完的荒草。今天，已经不是昨天。白杨、赤杨、榆树、各样松柏一类的长青树，有的很高，有的小学生一般排成队依附在大树的旁边。血红的，阴绿的，焦黄的，彩色〔色彩〕斑斓的叶子，没有风也是响着，飞舞着。很少行人，也少牲畜，令人想到原始的世界。色彩太鲜艳了，停车坐爱枫林晚，在这里车却无须停，因为这伟大的，很少经人道破的，美丽的树林是一望无有边涯的。

走下床来，遇见车上的人，也不是昨天。昨天彼此都是生疏的，互相矜持的陌生人，今天一见面，不知怎么就有如世代的旧邻了。隔壁的德国牧师第一句的“早晨好”，听着就好像十分耳熟。一个苏联的大学生也含笑用德国话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到德国。“读书吗？”“是的。”“学什么呢？”“学文学和哲学。”——大学生听了这句话，眼睛瞪得圆圆的，精神兴奋了，“学哲学？哲学，应该到我们的国里来学，我国里产生过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列宁。”

他不提柏拉图，不提康德，而认为列宁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我听着有些愕然，但同